

白话精评

原著 ◎ 明 陈邦瞻
译评 ◎ 黄中业

主编：袁闻凯
副主编：徐彻

历代纪事本末丛书·32·

宋史 纪事本末

三



辽海出版社

历代纪事本末丛书 ③2 主编 袁闻琨
副主编 徐彻

白话 宋史纪事本末
精评

(三)

原著 [明] 陈邦瞻
译评 黄中业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话精评历代纪事本末/袁闻琨主编.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6. 4

ISBN 7-80711-491-6

I. 白… II. 袁… III. 中国-古代史-纪事本末体
IV. K20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240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_cn@163.com

北京市鸿鹄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140×203 毫米 字数：8500 千字 印张：445

2006 年 5 月第二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海松 孙德军 段扬华
封面设计：陈思丞

责任校对：顾季
版式设计：陈思丞

定价：1508.00 元（全套 1—56 册）

目 录

卷三十七	王安石变法	1
卷三十八	学校科举之制	60
卷三十九	元丰官制	77
卷四十	西夏用兵	82
卷四十一	熙河之役	102
卷四十二	泸夷	113
卷四十三	元祐更化	117
卷四十四	宣仁之诬	139
卷四十五	洛蜀党议	151
卷四十六	绍述	159
卷四十七	孟后废复	180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赵桢）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己酉日，召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①。王安石是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喜好读书，善于写文章。曾巩^②携带他撰写的文章给欧阳修，欧阳修为王安石播扬美誉。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名次被列为优秀，授官淮南判官。按宋代惯例，进士出身的地方官任职期满，如无劣绩，允许上献所著的文字，请求在馆阁^③担任被士大夫们所羡慕的职务。唯独王安石不请求试任馆阁职务，调任鄞（yīn，音银）县（今浙江鄞县境内）知县。王安石在鄞县大修堤堰和陂塘，兴修水利。他使官府向人民贷谷，偿还时要交纳利息，使陈粮和新粮能接续下来，本县人民感到很便利。不久，王安石升任舒州通判。宰相文彦博推荐王安石，称他淡泊而安于退让，请求破格进用，来遏止追求名利的风气。召试王安石担任馆

① 三司度支判官：唐代中叶后，在户部尚书之外，特设户部、度支、盐铁等使，分理租赋、财政收支和盐铁专卖。五代后唐时并为一使，称三司使。宋初设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相，三司号称“计省”或“计司”，下设三司副使、三司判官。每司由判官主事，度支判官即度支司的主管官员。

② 曾巩：见《濮议》注。

③ 馆阁：指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龙图阁等阁，掌管图书及纂修国史。

职，但他不前往赴任。欧阳修推荐他担任朝廷的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为由辞谢。欧阳修以为王安石须用俸禄来养家，又向朝廷建议，用他担任群牧判官^①。王安石又辞谢，恳切请到外地补官，出任常州知州，又移官提点江东刑狱^②。曾与当时的大学者周敦颐相遇，一起昼夜长谈；王安石退而深思，以至于废寝忘食。此前，馆阁对他的任命屡次下达，王安石便辞谢不前往就职，士大夫以为他无意于当世，恨不能见上他一面，朝廷每次想授给他美官，唯独怕他不就职。至此，任命他为度支判官，闻知这一消息的人无不为此而喜悦。王安石遇事果决，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力行事，于是上《万言书》，主要认为：“现在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穷，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祸患在于不懂得法度，是不效法先王政事的缘故。效法先王的政事，只是效法先王政事的意图而已。效法意图，那样我们所进行的更易变革，不至于惊恐天下人的耳目，不使天下人喧哗议论，而已经合乎先王的政事。依靠天下的人力，来生产天下的财物；取天下的财物，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治理国家，不曾以财用不足为患，患在于治理财政无方而已。在位的人才既然不足以使用，而闾巷乡间也缺少可用的人才，国家的依托，边疆的防守，陛下岂能以侥幸为常事，而不防备一旦的忧患，愿明察苟且因循的弊病，明确昭示大臣，逐渐地改革，预期达到合乎当世变化的目的。臣现在所讲的这些，都是流俗所不肯讲的，而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些话不切实

① 群牧判官：掌管朝廷内外厩牧、马政，察其耗损蕃息。神宗元丰时并入太仆寺。

② 提点江东刑狱：主管江东路司法、刑法和监察，兼劝课农桑，多以朝官担任，简称提刑。

情而且言辞陈腐”。仁宗阅览后置之不理。

吕祖谦^①说：主安石变法的深奥意义，大略见于《万言书》。他这独特的学说在仁宗嘉祐年间不被采用，而尽用于神宗熙宁年间，世道升降的契机，是有其原因的。

当时有诏令，舍人院不得申请改除文字，王安石为此而争辩说：“果真如此，那么舍人将不得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一切听从执政大臣任意所为。现在大臣中的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持圣上旨意来制造法令，谏官御史没有敢违逆他们旨意的，臣实在为此而担心！”王安石所说的话，都侵犯执政大臣，宰相们很不喜欢他。适逢遭遇母丧，王安石便离去他的三司度支判官职务。

英宗（赵曙）治平四年（1067年）闰三月癸卯日，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知府。在英宗在位期间，王安石被召用时从未前往就职，韩维、吕公著兄弟对他更加称赞宣扬。神宗即位前在颍王府官邸时，韩维担任记室，他每次讲说时便声称：“这并非是我的说法，是我的友人王安石说的。”韩维升官为庶子，又推荐王安石来代替自己，神宗因此想见到王安石。神宗即位后，召见王安石，王安石不至。神宗对辅佐大臣说：“安石经历先帝朝，征召不至，有人认为他对圣上不恭，现在征召又不至，是果真身体有病呢？还是有所要（yāo，音腰）挟呢？”曾公亮说：“安石是真正的辅相人材，必定不会欺骗蒙蔽。”吴奎说：“臣曾与王安石同时主管群牧，见他袒护自己的行为，绝不认错，自以为是，作事不切合实际，万一起用他，必然要紊乱朝廷纲

① 吕祖谦：学者称他为东莱先生，南宋人，曾任国史院编修，以理学家兼治史学，著述甚丰。

纪。”神宗不听，任命他为江宁知府。众人认为王安石必定辞官，待诏书到达，王安石当即起身前往江宁任职问事。

九月，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当时，宰相韩琦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执政，有人说他专权，曾公亮因此极力推荐王安石，希图用王安石来离间神宗与韩琦。韩琦极力请求离职，神宗不得已，听从了他的这一请求，以司徒兼侍中的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南）。入朝应答时，神宗落泪说道：“侍中必定要离去，今日已经下达制书。然而卿离去后谁可以托付国事？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韩琦回答：“王安石作为翰林学士则才能有余，处于辅佐大臣的地位则是不可以的。”神宗对韩琦的话未予回答。

神宗（赵顼 xū，音虚）熙宁元年（1068 年）夏四月乙巳日，王安石始到达京师，距朝廷下达翰林学士的任命已超过七个月。诏令王安石逾越次序入朝应答。神宗问治国以何为先，王安石答道：“以选择道路方法为先。”神宗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何用唐太宗来说明！尧、舜的治国之道，最简明而不烦劳，最得要领而切合实际，最容易而不困难，但末世的学者却不能通达了解，以为高不可攀。”神宗说：“卿可谓责难于君，朕审视自身，恐怕无以与卿的这番意思相符合。可全意辅佐朕，期于达到尧、舜的治国之道！”有一天，讲解儒家经义，群臣退朝，神宗留王安石坐，说：“有事情想要与卿从容地议论一下。”因而说：“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徵，汉昭烈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魏徵、诸葛亮确实不是每个世代都会出现的人才。”王安石说：“陛下确实能成为尧、舜，则必定会有皋陶、夔、后稷、契^①的出现；确实能成为殷高宗，

① 皋陶、夔、后稷、契：见《庆历党议》篇的注释。

则必定会有傅说（yuè，音悦）^① 的出现。魏徵、诸葛亮二人都是有道者所引以为羞的，有什么可称道的！以天下的广大，人民的众多，百年连续太平，学者不为不多，然而常常患无人可以辅佐治理国家，这是因为陛下选择道路方法尚未明确，推诚心尚未至极，虽有皋陶、夔、后稷、契、傅说这样的贤才，也将会被小人所蒙蔽，他们将收藏才能而离去。”神宗说：“什么世代无有小人，尧、舜的时候，还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惟能辨识四凶而诛之，这才是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地方。假如使令四凶肆意进谗言，行奸慝，那么皋陶、夔、后稷、契怎肯苟且地食禄以终身在位！”

冬十一月，在郊外祭祀天地。执政因河朔地区发生旱灾，国家财则不足，请求在南郊祭天时不要按惯例赏赐金帛。神宗诏令学士议论。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自贵臣近臣开始，才可以听用。”王安石说：“唐玄宗的宰相常衮辞去堂馔^②，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国家厚禄重赐，表示国家优待贤能，尊崇执政。常衮如果自知治国无能，就应当辞去宰相职务，而不应当仅辞去堂封赐馔。况且国家财用不足，是因为未得到善于为国家理财的人才的缘故。”司马光说：“所谓善于为国家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计数征税、用畚箕敛取所征收的谷物而已。”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为国家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财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怎会有如此的道理？天地所生产的财货百物，

① 傅说：辅佐殷高宗的贤相。

② 堂馔：堂封赐馔。唐代皇帝每日出内厨食（皇帝饮食）赐给宰相，可供十余人，常衮请罢去，后沿为故事。唐代中书、门下共食实三百户，称堂封，即宰相的封邑。常衮想辞让堂封，被同僚劝阻。

不在于人民，则在于官府，你设法剥夺人民，其灾害有甚于加重赋税。这不过是桑弘羊^①欺骗汉武帝的言论，司马迁记载此事是为了说明汉武帝的不明察而已。”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不止。神宗说：“朕的意旨与司马光相同，然而暂且以不允司马光的‘救灾害用’建议来回答他。”适逢王安石为皇帝起草制书，引用常袞的事指责中书、枢密两府，两府不敢再说什么。

二年春二月庚子日，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②当初，神宗想要起用王安石，宰相曾公亮极力推荐，龙图阁学士唐介说王安石难以承担大任，神宗说：“文学之士不可以任用吗？经术之士不可以任用吗？吏事之士不可以任用吗？”唐介对答说：“王安石好学而拘泥于古代，所以议论不切合实际，如果用他治理国家，必然要多所变更。”唐介退朝时对曾公亮说：“王安石果然被重用，天下必然要遭受艰难扰乱，各位相公应当知道这一点。”神宗问侍读孙固说：“安石可否担任宰相？”孙固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修行甚高，可以担任侍从献纳的职务。宰相自有度量，安石偏急狭窄，不足以容事容人。必定想要寻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是合适的人选。”神宗对唐介、孙固的回答不以为然，竟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对王安石说：“人们都不能了解卿，以为卿只知道经学，不通晓当今的事物。”王安石说：“经学正是用来经理节制当今事物的。”神宗说：“卿所要推行的措施和设置，以什么为先？”王安石回答说：“末世的风俗，贤者不能推行正道，不肖者得以推行邪道，卑贱者不能行有礼，高贵者可以行

① 桑弘羊：汉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为汉武帝理财，官至御史大夫。

② 参知政事：宋初以资望较浅的官员与宰相（同平章事）同议朝政，掌副宰相事，但不正式除授，称参知政事，与宰相合称“宰执”。

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所急。”神宗深信并采纳王安石的建议。

甲子日，商议推行新法，王安石说：“周代设置泉府^①官员，管理商业税收；收购市场上的滞销货物，以待售于急需的时候；并兼管借贷取息事宜，用来变通天下的财物。后代唯有桑弘羊、刘晏^②粗略合乎此意。学者不能推举明示先王的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应当与民争利。现在想要理财，便应当修订泉府的法令，来收回利权。”神宗采纳了他的说法。王安石又说：“人才难以得到也难以知晓，现在使用十人来理财，其中可能有一、二人不成功，这样不同的议论便乘机而起。尧与群臣共同选择鲧一人来治水，尚且不能无有败事的，况且所选择使用的并非一人，岂能无有用人不当！要计算利害的多与少，不要被不同的意见所迷惑。”神宗说：“有一个人败事便废弃所图谋的大业，这就是事情很少成功的原因。”于是便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③，掌管经制计划国家的财政，商议变更旧法，来通达天下的利益，命陈升之^④、王安石主管三司条例司。当初，晋江（今福建晋江）人吕惠卿自真州（今江苏仪征）推官任职期满入京，与王安石议论经义，多有所合，便定交为友。王安石向神宗说：“惠卿的贤才，虽前代的儒者不能与他相比；学习先王之道而能够运用的，惟独有吕惠卿

① 泉府：泉即古“钱”字，泉府主管财政收支。

② 刘晏：唐肃宗、唐代宗二朝著名的大理财家，唐德宗初年被杨炎陷害而死。

③ 制置三司条例司：宋代以中书、枢密院、三司分掌行政、军事、财政。这时特设置三司条例司，由中书和枢密院长官兼领，是负责制定和颁布新法的重要机构。

④ 陈升之：后来被任命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为相后，主张废条例司，不久出判扬州。

而已。”便以吕惠卿与苏辙并列为检详文字^①。事情无论大小，王安石必定与吕惠卿谋画。凡是有所建议请求的奏章，多出自吕惠卿的手笔。又以章惇为三司条例司的官员，以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②。凡有奏请，朝廷大臣有认为不便实行的，曾布必上疏逐条分析，来坚定神宗实行新法的意志，使神宗专一信任王安石，用来威胁众人，使众人不敢议论。因此王安石信任曾布，仅次于吕惠卿。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等法，相继被制定出来，号称新法，被颁发推行于天下。王安石与刘恕^③友善，想把他引进三司条例司任职，刘恕以不熟习钱粮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说：“天子正把国家大政托付与相公，应弘扬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应当把利放在首位。”王安石说：“利是用来合于义的，善于运用利，便是尧、舜之道。”当时争论新法，朝廷上各大臣的议论多不一致，王安石说：“相公们闲坐不读书而已，”赵抃^④说：“相君这句话讲错了，在皋、夔、稷、契的时候，有什么书可读！”王安石无言以答。

夏四月丁巳日，听从三司条例司的请求，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巡行各路，视察农田、水利、赋役。苏辙上言说：“役使人民时不可不

① 检详文字：即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职掌机要文字。

② 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曾参与新法的制定，后来因神宗怀疑新法，他便否定市易法，引起新党的内部分裂。曾布后来官至尚书左仆射。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掌管纠正中书省五房（吏、户、兵礼、刑、工）事务。

③ 刘恕：官至秘书丞，反对新法，参与编撰《资治通鉴》。

④ 赵抃：官殿中侍御史，不畏权贵，号称“铁面御史”。屡言新法不便，离京到外地任官。

用乡间民户，犹如任命官吏时不可不任用士人。乡户有田产来谋生，所以无逃亡的忧虑；这些人纯朴愚钝而很少诈伪，所以无欺骗轻侮的祸患。现在舍弃这些人不用，恐怕掌管财务的人中，必定有盗用的奸吏；掌管捕拿盗贼的人中，必定有逃窜隐遁的弊病。唐代杨炎制定两税法，取用大历十四年（779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制定两税的数额，这样租调与庸都包括在内了。现在两税法照旧实行，为什么还要征收‘庸’钱！况且有官品的人家免服徭役，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在古代凡属国子俊秀即将要被国家任用为官的人，本人都免服徭役；政府中的办事及勤杂人员，既然在官府中任职做事，也都免除家人的徭役。圣人所制定的旧法，确实有深奥的意义，为什么以至于官户人家还将要服役！”神宗不听。

六月丁巳日，罢免御史中丞吕诲。王安石既然担任执政，士大夫大多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唯独吕诲说王安石不通晓时事，重用他是不合适的。吕诲将要入朝应对，翰林学士司马光也正将要到经筵^①为神宗讲解经书大义，二人相遇后并肩而行。司马光秘密地问吕诲：“今日所言何事？”吕诲说：“袖中奏章所弹劾的，乃是新任参知政事。”司马光惊讶地说：“众人都为选人合适而高兴，你为何还要议论？”吕诲说：“君实（司马光字君实）也这么说啊！王安石虽然现时很有名声，然而他好坚持偏见，轻信邪说，喜欢他人阿谀奉承自己，听他的言论是很动听，然而把这些言论付诸实行便与实际疏远。把他放在宰相的位上，天下人必然要遭受祸患。况且圣上新近即位，与圣上图谋治理国家的人，二、三位执政大臣而已，如果是人选不当，将败坏国家的大事，

① 经筵：见《英宗之立》篇的注释。

这是心腹的大病，怎可以迟缓不除啊！”吕海上疏说：“大奸往往貌似忠正，大诈往往貌似笃信。王安石外表质实，心中藏有巧诈，骄傲不顺以轻慢圣上，隐毒残忍以害于国事。恐怕是陛下喜欢王安石的才辩，长期依重他，大奸得以进入朝廷，群小汇集，那样贤臣将全部离去，祸乱将由此而生。臣考究王安石的事迹，他并无远大的谋略，唯独追求改作，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只会用华丽的言辞来掩饰过错，迷惑圣上而欺骗下属。臣私下为此忧虑。误天下苍生百姓的，必定是此人。”上疏上奏时，神宗正垂爱关注王安石，将吕海的上疏退回去，吕海请求离去现职，王安石也请求离去。神宗对曾公亮说：“如果将吕海派往外地，恐怕王安石不能自以为安。”王安石说：“臣下献身于国家，陛下处理的合乎道义，臣怎敢自嫌形迹，在去就问题上不讲原则。”于是将吕海贬官为邓州知州。吕海既被排斥，王安石愈发自以为是，司马光由此佩服吕海有先见之明，自以为不及吕海。

秋七月辛巳日，立淮南、两浙、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说：“各路上供国家赋税，每年有一定的常数。年成丰收时可以多交纳而不能盈余，年景歉收时难以供给而不敢不足数。远方有一至五倍的运费，在国都常常要半价出售，只能使富商大贾乘公私的急难，来专有货币的敛散大权。现在江、浙、荆、淮发运使^①，实总六路的赋税收入，应借给钱货，给其用度，凡是上供京师的货物，都可以从贱处购买到贵处贩卖，用近处货物交换远处的货物，预知在京仓库所应当安置的，可以自行根据情况蓄积买进，而控制货物的有无，或许国家

① 江、浙、荆、淮发运使：宋代职官名，掌管六路的漕运储积和山泽财货，以供京师的需求，兼管茶、盐、货币等事，并检查各路官吏职事。

费用可以充足，人民的财物不致于匮乏。”诏令以发运使薛向主管均输、平准，专行于六路，朝廷赐给内库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作为均输、平准的本钱。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忧虑如此将造成扰乱，多数人说这样做不便，神宗不听。薛向既然督管此事，便请求设置官属，被批准执行。苏辙上言说：“现在首先设置官吏，簿书廪禄用费已经很多，非精良不能销售，非贿赂不能流行。所以官府买入的价格比民间要贵。到出售时弊病又如从前。国家的这批本钱一经交给六路均输、平准，恐怕不可能收回本钱。纵使其间稍有所获，而征收商人的数额所损耗必然很多。”神宗当时正受王安石的迷惑，不采纳苏辙的上言。然而均输法也始终不能有所成就。

八月，将知谏院范纯仁罢官。范纯仁上奏说：“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民财，民心不安宁。《尚书》说：‘怨岂在明，不见是图^①’，愿陛下计议看不见的怨恨。”神宗说：“什么是看不见的怨恨？”回答说：“唐代诗人杜牧所说的‘不敢言而敢怒’便是看不见的怨恨。”神宗说：“卿善于议论事宜，为朕分条陈述古今治乱可以引以为戒鉴的。”于是范纯仁作《尚书解》进上，并说：“上述言论都是关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事，治理天下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些的，愿深究而极力奉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神宗急于求治。多召见疏远小臣，咨询访问缺失。范纯仁说：“小人的言论，听起来似乎可以采纳，实行起来却必有祸患。这是因为小人的言论知小忘大，贪近而看不到远方，愿加以深察。”待到薛向在六路推行均输法，范纯仁上言说：“臣曾亲奉恩诏，想要修先王补助国家的政事，现今效法桑弘羊实行均输

^① 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怨恨难道在明处吗，要图谋看不见的怨恨。

法，而使小人搜刮百姓，制造怨恨祸乱。王安石用富国强兵的方法启迪圣上的心，想要求得眼前的成功，忘却旧学，崇尚法令则称诵商鞅，谈论财利则违背孟轲，鄙视老成以为那是因循，放弃公论以为那是流俗，与自己不同的人以为是不肖，合于己意以为是贤人。刘琦、钱𫖮（yí，音移）等人因为一句话便蒙受罢官降职。在朝廷的官员正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赶，那将何所不至！道路遥远应逐渐达到，事情重大不可以速成，人才不可以急速求得，积弊不可以立即革除，倘使想要急于成就事功，必定会被谄媚的奸邪之徒钻空子。应当急速召还进谏的人而屏退王安石，报答朝廷内外的期望。”神宗留奏章而不下达，范纯仁力求离京去职，神宗不许。不久，罢免范纯仁在谏院的职务，改任判国子监。范纯仁离去意志愈发明确，王安石使人告诉范纯仁：“不要轻易离京，已商议任命为知制诰。”范纯仁说：“这些话为什么要对我说！我的建议不被采用，虽有万锺^①厚禄也并非所顾。”便抄录所上奏章申报中书省。王安石大怒，请加重贬官，神宗说：“他没有罪，暂且派他到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去。”命为河中府知府，随即又徙官成都转运使。范纯仁以新法不便，告戒州县不得急于推行。王安石因范纯仁阻止新法而大怒，因事将他贬官，迁官为和州知州。

壬戌日，贬判刑部刘述等六人。当初，登州知州许遵上报州狱案件：有一妇人谋杀丈夫，夫伤而未死，待到察问时，便自己承认。按法律，因犯杀伤罪而自首的人，得以免除构成原因的罪过，请从减论罪。神宗命司马光与王安石商议。王安石以许遵所言为是，司马光说：“因其他罪过致使构成杀伤的罪犯，其他罪

^① 锾：一鍾为六，四石。

过得以因自首而赦免，怎可以把谋与杀分为两事，而以所谋为因，得以因自首而赦免？”神宗当时正意向王安石，而文彦博、富弼等人多主张司马光的建议，超过一年而不能决定。至此，诏令听从王安石的建议，凡谋杀已构成伤害，察问而自首者，减罪二等，著为法令。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将这一诏书封还，坚持上奏不止。王安石稟告神宗，诏令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有罪。刘述便率领侍御史刘琦、钱𫖮共同上疏说：“王安石执政以来，不过数月，朝廷内外忧愁。陛下置安石于政府^①，一定是想要达到唐尧、虞舜的盛世，而安石反用管仲、商鞅的权诈之术，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的权利，取以为己功，开局设官，分布颁行天下，惊骇视听。去年因为许遵妄自乱议按问自首的法律，王安石用偏见而立新议，陛下不明察而听从安石，有害于天下的大公。先朝所立的制度，自应世代遵守勿失，而王安石却事事更张、废而不用。奸诈而专权的人，难道应当处于朝廷之上来扰乱国纪！愿罢免驱逐王安石来安慰天下。曾公亮畏避王安石，暗中结援安石来巩固自己受宠的地位；赵抃则闭口不言，遇事拱手，只求迟疑不决，都应予以免职。”上疏上报后，王安石奏请先贬刘琦监处州盐酒务，贬钱𫖮监衢州盐税。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开始依附王安石得以进用，钱𫖮将要离开御史台，大骂孙昌龄而离去，于是昌龄也说王克臣阿谀奉承当权，欺蔽圣上聪明，于是将孙昌龄罢官，出任蕲州通判。王安石想要将刘述置于狱中问罪，司马光、范纯仁为刘述力争，贬刘述为江州知州。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都因依附刘述不顺从王安石，丁讽贬为复州通判，王师元贬为监安州税。

① 政府：中书、枢密院被称为政府。